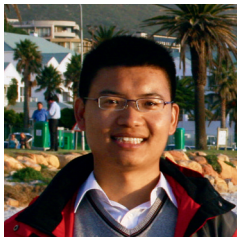


友谊流淌在坦赞铁路上

裴广江

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西南郊，有一座中国专家公墓。这里长眠着 69 位为援助坦桑尼亚国家建设而殉职的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其中 51 位为修建坦赞铁路和后期开展技术合作而牺牲。

2010 年 10 月 27 日上午，我独自到这里采访。穿过公墓前的林荫道，在汉白玉纪念碑前驻足，在烈士们的墓碑前停留。因为全程乘坐了坦赞铁路火车，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过，看到了那一座座跨越深谷的桥梁，一条条贯通大山的隧道，更加对烈士们肃然起敬。

坦赞铁路是一座中国人民与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人民友谊的丰碑，也是中国与非洲友谊的丰碑。在坦赞铁路沿线采访，也是在感受这用生命铸就的中非友谊。

“需要采访对象，只管来找我”

与伯纳德·西穆恩塔拉的认识纯属偶然。10 月 21 日下午，我第一次来到新卡皮里姆波希火车站。从火车站大门探头进去，正好被他看到，就被热情地带到了办公室。

伯纳德·西穆恩塔拉是新卡皮里姆波希火车站站长，个头高高的，穿一件浅蓝色的衬衫，戴着红色斜条纹领带，还别着领带别针。他话不多，但特别热情，特别是对我这个来得有些唐突的中国记者，似乎热情得有些过头儿。得知我的来意，他迅速给介绍了铁路的基本情况，并带我参观新卡皮里姆波希火车站。就在那间不大又稍显凌乱的办公室里，他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一个又一个参与修建坦桑铁路的赞比亚朋友的名字，并且亲自打电话与他们确认什么时候方便接受采访。

“他们就住在这个镇上，都是我的好朋友。”他把我送到火车站门口，为了让我放心，特意说，“接下来几天需要采访对象，只管来找我”。

坦赞铁路管理局远在达累斯萨拉姆，无法帮忙在卡皮里姆波希安排采访。对于人生地不熟的我来说，伯纳德·西穆恩塔拉的出现就像是发现了一个大大的宝藏。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在卡皮里姆波希度过了充实的两天。

卡皮里姆波希位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通往北部铜带省和刚果（金）边境的公路上，距卢萨卡约 200 公里。这是一座不大但繁忙的城镇，新卡皮里姆波希火车站的候车室当时仍是这里的最高建筑。在这里的采访是顺畅的，伯纳德·西穆恩塔拉介绍的采访对象和他们的家人像老朋友一样接待我。在这里的生活是愉快的，迎面碰到卡车上的孩子们，他们会欢呼着向我挥手。

新卡皮里姆波希火车站广场上立着一

裴广江，人民日报主任记者。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 年 2 月至 2012 年 12 月，任人民日报社南非分社、非洲中心分社记者。致力于从非洲人的视角报道非洲，足迹遍及十几个非洲国家。曾乘火车走完坦赞铁路、蒙内铁路、亚吉铁路全程，曾深入苏丹达尔富尔、南非祖鲁村、肯尼亚达达布难民营采访。

个巨型的铁铲雕塑，象征着修建坦赞铁路时三国工程技术人员筚路蓝缕的精神。广场上还有一座 2001 年 8 月 24 日立的纪念碑，上面写着：在坦赞铁路通车 25 周年之际，谨以此纪念坦桑尼亚、赞比亚、中国英雄的领袖和那些为修建坦赞铁路而英勇牺牲的人们。后来在达累斯萨拉姆火车站，我看到了一座 2001 年 7 月 19 日立的几乎完全一样的纪念碑，上面同样写着：在坦赞铁路通车 25 周年之际，谨以此纪念坦桑尼亚、赞比亚、中国英雄的领袖和那些为修建坦赞铁路而英勇牺牲的人们。

“坦赞铁路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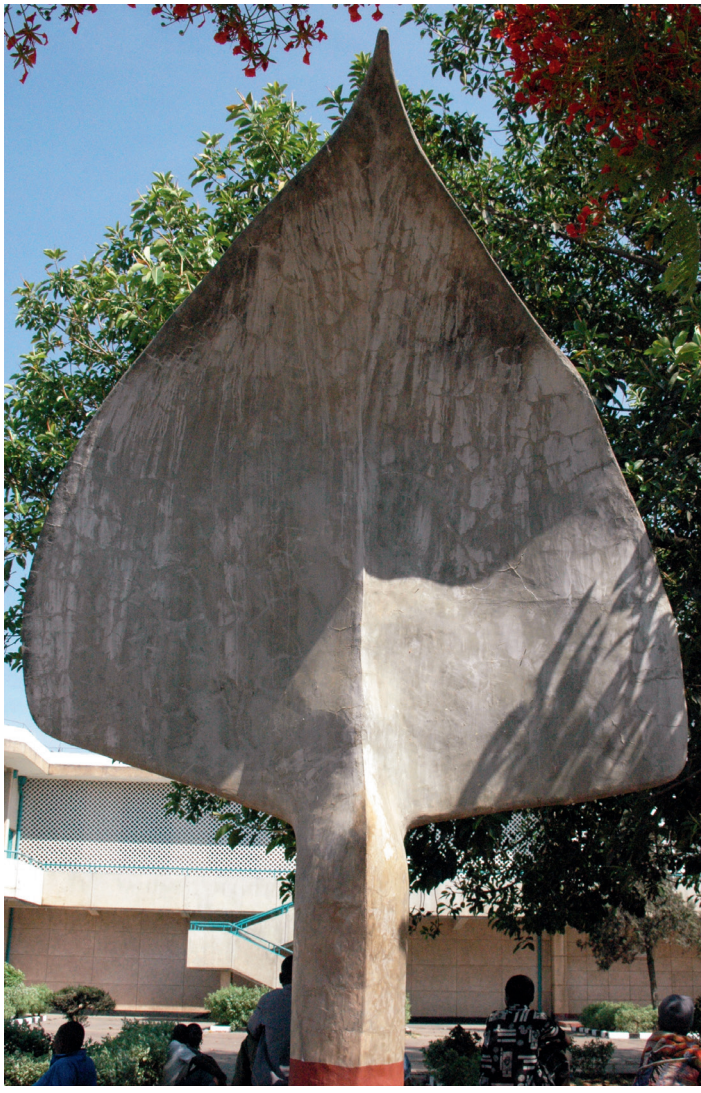
在卡皮里姆波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镇上，能遇到会说中文的朋友，真是莫大的惊喜。坦赞铁路局退休工程师杰夫·纳姆恩德就是其中一位。

“去中国之前我连一句汉语都不会说，到北京后才第一次见到中国人。”那年 61 岁的杰夫回忆说。他是 1972 年第一批到中国接受培训的 200 名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技术人员之一。

杰夫说，因为文化不同，他刚开始到北京时觉得有些困难，但习惯了在中国的生活之后，他很快就交了一些朋友。经过短暂的中文学习，掌握了初步的读写技能后，他们开始在北方交通大学学习机械工程等专业课。虽然已退休，但他仍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杰夫说，是坦赞铁路改变了他的命运。1970 年坦赞铁路开始修建时，他高中毕业进入一所通信学院学习通信技术，是赞比亚最早学习微波技术的 4 个人之一。大学二年级时，他看到报纸上登广告招聘人员到中国进修，便报了名。“这是一条新铁路，所以我决心去尝试一下。”

这个简单的想法让他从此与坦赞铁路结下了缘。1975 年结束在北方交通大学的学习后，他很快就成了一名在坦赞铁路上工作的技师。1987 年至 1989 年，杰夫再次到中国进修，回国后晋升为工程师。他说，在过去这些年中，一些朋友离开坦赞铁路去了别的公司，但他还是下定决心留下来为坦赞铁路工作。他说，坦赞铁路是赞比亚的生命线，是赞比亚通往东方的最近通道，“作为工程师，我有义务保持这条铁路畅通”。



新卡皮里姆波希火车站广场上立的巨型铁铲雕塑。裴广江摄

在坦赞铁路上工作的日子里，他也结识了不少中国朋友。“耿先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们是在姆皮卡的车间工作时认识的。”他说，他的妻子班吉当时仍在坦赞铁路管理局的采购部门工作，她说自己虽然不懂中文，但是在姆皮卡工作时与中国专家仅一墙之隔，每天见面都会打招呼说“你好”，因此也会

坦赞铁路退休工程师本森·姆绍波翻看与中国朋友的合影。裴广江摄

位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西南郊的中国专家公墓。裴广江摄

说一些日常用语。

“坦赞铁路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热爱这条铁路。”杰夫说，他曾经无数次乘坐坦赞铁路火车，并曾经一个人在铁路上排除故障。在铁路上工作也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他的生活，使他有机会在不同国家旅行，熟悉别国的文化，特别是中国和坦桑尼亚两国的文化，了解这两个国家的人民。

虽然已经退休，但杰夫仍牵挂着坦赞铁路。“毫无疑问，这条铁路前途光明。”他说，现在赞比亚有很多矿产品需要外运，而内陆地区的国家也需要大量进口来自中国和中东等地的商品。他认为，现在坦赞铁路管理局缺少工程师，“还是让我们的技术人员到中国去接受培训吧，因为从中国学习回来后很容易在铁路工作。”

“我还保留着中国朋友的照片”

和杰夫一样，本森·姆绍波也是曾到中国学习的第一批赞比亚人之一。两人同岁，在中国学习时是同班同学兼室友，如今退休后两家人住得也很近。

“我和杰夫是在去中国的路上认识的，”目送来探望他的杰夫离开后，卧病在床的本森对记者说。1972 年，他还是在该国铜带省卢安夏铜矿上班的普通工人，但前后两次到中国学习，使他后来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本森说，在铜矿工作时，他就听说中国人正在修建坦赞铁路，但从来没有想到将来能与中国专家一起工作。第一次从中国学习回国后，他来到了姆皮卡的工作车间，“那里有很多中国人”，他便在中国专家的指导下工作。

“我还保留着中国朋友的照片。”本森说着，让妻子从里屋拿出两本有些破旧的相册，相册中保存着他在中国学习和生活时的几十张照片。最早的一张是初到北京的那年在北方交通大学学生宿舍内照的，黑白的照片如今已经有些发黄。另外一张照片中，身穿棉袄的本森

双手捧着雪，满脸笑容。“去中国之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下雪。”他解释说。

在中国学习的几年间，本森还曾去青岛和大连实习，有一年还在大连度过了中国的春节。照片记录着本森与中国朋友一起欢度春节的场面，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此外，他还乘火车到过广州、深圳，并在香港度过假。“那时候我的中文说得很好，”他说，现在读中文还是没有问题的。

躺在床上的本森翻动着一张张照片，尽力回忆起他在中国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他的爱人在一旁提醒着他，十几岁的小儿子也好奇地趴在床头。他说，他的大儿子克里斯多夫正在坦桑尼亚的姆贝亚车间工作。我问他要不要给儿子捎些东西，他说不用了，“如果可以的话，等火车快到姆贝亚的时候请你给他打个电话吧，就说我身体还好，因为不能下床，所以没能给他买些东西……”

我 3 天后到姆贝亚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夜幕笼罩着火车，远处的点点灯光，告诉人们这里是一座不小的城市。火车在这里停留了近两个小时，蚊子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夜色中，我拨通了本森儿子的电话，给他报了家人的平安。

“中国朋友给我勇气”

来到吉狄翁·恩祖卡家中时，这位曾经参与修建坦赞铁路的退休工人正在与家人一起准备午饭。得知我的来意，他便搬出凳子，在院子里的芒果树下讲起了当年修建铁路的故事。

那年 59 岁的吉狄翁准确地记着他开始为坦赞铁路工作的日子，那是 1971 年 10 月 16 日。他说，那时候的他只是一名普通工人，在坦桑尼亚基特特车站附近的隧道中打眼并装填炸药。基特特车站位于东非大裂谷地带，地形复杂，如今只有三四排房屋建在山崖边的一片平地上，车站东西两侧有数个隧道和桥梁。

“我们工作的地方条件最艰苦，”吉狄翁回忆说，他清楚地记得两起最严重的事故，其中一次发生在早上 8 时左右，造成 1 人死亡，伤者中包括 1 名中国人、1 名赞比亚人和 3 名坦桑尼亚人。另外一次事故发生在 1972 年 7 月，工人们当时正在一条隧道内开着机器掘进，因为雨水很多，所以发生了山体滑坡，掩埋了几名工人，最终导致 1 名中国人和 1 名坦桑尼亚人牺牲。“在那些日子里，我甚至想过有一天会死在那里。”他平静地说。

和中国人一起工作让吉狄翁学到了不少东西。他说，有一次正在隧道中工作，突然停电了，但是 20 个钻孔中只有 3 个填充了炸药，工作尚未完成，他们还不能退出去。“当时太黑了，我很害怕，因为继续工作可能会碰到已填充炸药的钻孔，如发生爆炸就活不成了。” 吉狄翁说：“是中国朋友给了我勇气。他们对我说，吉狄翁，鼓起勇气，别担心，让我们来完成工作。”

由于个头高，吉狄翁在隧道中工作时不得不弯着腰，有时候甚至要爬着前行。长时间这样的工作让他背疼。“中国医生点着一张纸放在玻璃杯内，然后按在我的背上，几次之后背疼就好了。”因为不了解中国人拔火罐治病的办法，吉狄翁第一次看到这种治疗方法时心里直犯嘀咕：这样也能治病？但当背疼完全消失之后，他对中国医生的医术赞不绝口。

“这对我也是一种挑战，它教会我要相信别人。”吉狄翁说，他从修建坦赞铁路的工作中还学会要辛勤工作。他说，小时候在家中，他知道父亲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但和中国人一起工作时，他发现中国人工作更努力。他还表示，自己在工作中也学会了要做出牺牲，也就是当工作困难别人无法完成时，要随时准备顶上去。

吉狄翁在坦赞铁路上工作了 35 年，一直都在不起眼的岗位上。但他无法忘记的是这期间的两次获奖，第一次的奖品是一条毛毯，第二次的奖品是一辆自行车。退休后，他用手头的积蓄买了 17 公顷田地。他说：“我一直在给自己压力，要求自己努力工作，因为这样收获就会多一些。”